

21世纪年度散文选

2002

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2 散文/张承志等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3

(21 世纪年度散文选)

ISBN 7-02-004161-2

I .2…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501 号

责任编辑:张 晴 刘会军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李 博

2002 散文
2002 San We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70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5.875 插页 2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02-004161-2/I·3163

定价:22.00 元

出版说明

我社自一九八〇年起,曾经编选和出版过《1980—1984 年散文选》、《1885—1987 年散文选》、《1988—1990 年散文选》和《1991—1993 年散文选》,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一九九四年后,这项工作一度中断。进入二十一世纪,散文创作仍然欣欣向荣,气象万千,成为文学园地一道亮丽的风景。为了及时总结年度散文创作的实绩,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散文作品,进而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我社决定恢复年度散文的编选和出版工作。

恢复出版的散文年选总冠名为《21 世纪年度散文选》,每年编选一册。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散文作品,入选篇目以作者姓名音序排列。此项工作得到了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并且提出了很好的编选意见,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严格进行编选。在此,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

本集收入散文作品八十四篇,应该说均为二〇〇二年度的精品,我们希望读者通过这个选本,不仅能了解二〇〇二年散文创作的总体概貌,而且能集中欣赏和阅读这一年里出现的最优秀的散文作品。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真诚地期望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一个村庄的疼痛	阿贝尔(1)
萨日朗	阿拉丹·淖尔(7)
掌中之鸟	
——关于创造的建议	艾晓明(16)
小资方艳红	鲍尔金娜(29)
少女的美名像风	卞毓方(37)
喝酒和其它	池 莉(41)
流年	陈 实(45)
终极之爱	蔡玉明(50)
我看君宜同志	陈早春(56)
鲁镇的黑夜与白天	迟子建(64)
火晶柿子	陈忠实(69)
我的说话	丁玉华(77)
看望老柴	冯骥才(80)
藏说	冯景元(85)
一眼	凤 鸣(90)
与瓦有关	费振钟(96)
阿拉干的胡杨	高建群(100)
长调的天空和空荡荡的神	高 尚(106)
宁静的馈赠	顾 文(111)
永远的堡子	郭文斌(115)
对视	郭晓芸(120)

解词	汗漫(130)
最难写的两个字——祖国	韩美林(136)
山之想(三题)	韩少功(147)
狂乱与静默	韩松落(153)
北大山的珍宝	韩小蕙(157)
长河行	何向阳(164)
我是妈妈的蒲公英	蒋建伟(179)
秋风宝剑孤臣泪	姜鸣(183)
五十大话	贾平凹(190)
把握一种姿势	贾玮(193)
女人茶事	掬雅(196)
大地笔记二题	刘长春(198)
写在美国的三个“大”	刘成章(205)
命运	林非(214)
马站着睡觉	李国文(223)
追寻那遥远的美丽	梁衡(226)
带着村庄上路	卢年初(235)
你知西藏的天有多蓝	凌仕江(238)
影像,或独白	李晓君(242)
与欲望无关	刘醒龙(250)
粉红色的目击	马步升(255)
睡在上铺的兄弟	梅阁(260)
鹏远老师	梅洁(263)
又到榴花似血时	马卡丹(268)
鸟的启示	麦琪(271)
生命热土	庞天舒(273)
半个父亲在疼	庞余亮(280)
尧都土话	乔忠延(293)

一些雨珠串起的细节	若 耶(299)
一种叫痛的颜色	苏沧桑(302)
季节深处	孙继泉(305)
想念地坛	史铁生(309)
乡情三味	石 英(314)
二大妈的故事	唐师曾(318)
曾是故乡	唐兴顺(326)
月满西楼	王本道(335)
用破一生心	王充闾(339)
短笛无腔	吴冠中(352)
腰铃声声	王宏甲(356)
大哥的爱情希望工程	文 猛(361)
又见白羽	王中才(365)
拈月三品	王忠民(375)
溜索的故事不老	王宗仁(379)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的雪	许俊文(383)
倾听林语	许 淇(386)
举头望明月	徐开垒(392)
瓜三篇	徐晓杭(397)
父亲的村庄	萧 云(400)
食花时节	谢宗玉(405)
寻找一匹远去的马	毅 剑(408)
残缺的	叶全新(412)
隐秘的河湾	余秋雨(419)
酒的灵魂是情	伊 蓉(441)
第七页回家	杨永康(447)
隐秘的同居者	张爱华(449)
呜咽的马头	张承志(453)

白色的鸟 蓝色的湖

——写给史铁生的信 张海迪(458)

难以缄默

——故事以外的又一个故事 张抗抗(465)

长野读画 张守仁(473)

狗狗备忘录 周 涛(477)

龙潭沟石头记 周同宾(489)

陕北的月亮 正 雨(491)

耶鲁独秀林樱 张燕玲(496)

一个村庄的疼痛

□ 阿 贝 尔

疼痛的村庄躺在岷山脚下的涪江边上。

一些山,一些水,一些房子,一些石墙,一些树木,一些田地,一些人,一些畜生。还有一些坟地。没有人知道这个村庄在这岷山深处躺了多少年,但可以肯定,是涪江的一次泛滥、岷山的一次撼动造就了这个村庄。

我出生在这个村庄。我的整个童年都发生在这里。我最初的皮肤、毛发、血、心脏和铸造骨头的钙都是这个村庄给予的。纵横交错的石墙,石墙边婆婆多姿的樱桃树,农历三月房前房后成熟的樱桃,以及早晨沾满露水的鸟鸣和摘樱桃的人的喧闹,组织起了一幅桃花源式的田园图画。房背后满坡的青冈林和雨后青冈林里的红菌子是我童年所有幸福的象征。冬夏秉性截然不同的涪江,以及躺在江边的大青石上望星空的经历培育了我全部的想象。

我生命中黄金般的童年都是在村庄竹梢摇曳的残阳里度过的。

我并不是为了去另一世界寻梦而离开这个村庄的。我的梦就在这个村庄。我是为了不当农民才离开的。离开村庄,很快就忘记了村庄。像所有的忘记一样,我的忘记也意味着背叛。在贫穷愚昧的岁月我失落了黄金,我不想在对黄金的追忆里再

失落白银和青铜。有二十几年的时间,我把我的童年和我的父亲母亲一同搁置在了记忆之外的村庄,我的遥远的村庄。如果说偶尔对村庄的记忆是我的处女作,那么我的处女作是单薄和唯美的,很快便被充满反叛的现代、甚至后现代作品替代了。

我走了,并不意味着这个村庄就不再有故事。

包产到户了,我的堂兄王金德不再“驾驶”板板车进城拉大粪了,张连国的大女儿东华在云南做小姐(也有说卖白粉)时被人杀了,原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任忠访得肺病死了(记得他吃烟特别厉害),我小时候经常头上生疮的妹妹金慧大学毕业当了局长……

然而离了我,这些故事便不再与我有关。

为数不多的几次回村经历,是我背叛村庄的另一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疯狂的淘金毁坏了涪江河床,滥伐林木引发的洪水割弃了大片的河岸,使记忆中村庄优美的曲线面目全非。我望星空时躺过的大青石不在了,我曾引以为神奇的架牛胎衣的桐子树不在了,村姑用以锁眉的一种叫“目梳”的节节草不在了……

再次惦记起这个村庄并感觉到她的疼痛,是在我的父亲被诊断出癌以后。可以说,得了癌的父亲或者父亲的癌就是这个村庄的疼痛。就我的理解,一个村庄是一个地方的伤口,所有村庄都是地球的伤口。如果说我笔下的这个村庄是岷山丛中的一个伤口,那么我得了癌的父亲便是这个村庄的伤口。村庄的呻吟和痉挛都源于我父亲肝区的剧痛。

村庄姓胡,与我们家族并无血脉的联系。对于这个村庄,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外来人。父亲虽出生所谓有产者家庭,但没等他长大他就失去了那些所谓的财产,同时失去的还有他的父亲和他的家庭。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像高玉宝一样的放牛了。稍

大一点，便跟人下江油背背子。父亲凭着顽强的生存本能和血统留给他的智商，将人生的路越走越宽广。有好些年，就实力和威望，父亲还真是这个村庄离不了的人。村里的人服他，外村的人也服他。

在中国的农民里，父亲还算是个优秀的人。一米七的个头，端庄的五官，结实挺直的身板。小时候看父亲一边铡马草一边唱《敖包相会》，就发现了他的那么一点点情调和风流。五十过后的父亲是村庄里最显赫、日子过得最滋润的人。发达的妹妹为他买了普通农民想也不敢想的名牌服装、名牌皮鞋和金戒指，差不多有十年，父亲一直过着起床就听收录机、喝早酒、傍晚就嗑着瓜子儿散步的悠闲日子。

上世纪末的一个下午，我在东门外农行拐角处突然碰见了父亲。父亲告诉我他得了胆结石，已经检查了，正在保守治疗，靠吃中药排石头。本来就黑瘦的父亲更黑更瘦了，脖子上的青筋更加裸露。望着父亲，我悲凉顿生，竟然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没过几天，母亲进城来说父亲的病吃了药不应，疼得更凶了，晚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新世纪开始不久，在成都华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父亲被一位姓麦的年轻医生诊断为癌。

父亲在这个村庄的居住期被宣判为两个月，两个月之后，父亲的居住便只能是另一种形式了。但直至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父亲仍顽强地活在这个村庄里。

（文章写到这里，便因事搁下了。等再坐到电脑前接着写，我的父亲已经被埋葬了十五天了。）

我在想，除开洪水下切的河床，被非法开垦的破碎的山坡，被采金者挖掘的像狗咬过的破败的河滩，以及得了癌的父亲或

父亲得的癌，这个村庄其实是非常美丽的，就像我小时候看见的那个村庄一样。就是今天，河岸的轮廓虽被破坏了，但连绵起伏的远山的线条依旧是那样柔美。

二〇〇一年最后一天的正午，我走在通往这个村庄内部的土路上所目睹的麦田是异常精致的。霜融化后的水露浸润了麦苗的每一个关节每一个叶片，其滋润极富感染力。麦田各具形态，一绺绺，一条条，白净纤弱的田埂像是组成葬礼进行曲的那些音符，为我预支出大笔的悲痛。在冬日阳光里，在青青的麦苗间，光秃秃的桑树是神秘的灰色，枝条体现出的骨感与田埂的那份纤弱达成了一种伤心的和谐。

与我记忆中的村庄相比，这个村庄的格局并无什么变化，改变的是它的一些细节。

一条石板路穿过整个村庄，纯粹河石砌成的一摞摞石墙分割开各家各户，石墙边长着高大婆婆的樱桃树，与石墙合伙包围着人户的是大垄大垄的竹子。

穿斗式木房子少了，砖混房多了。小时候正年壮的樱桃树老了，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年轻变种的樱桃树。记忆中美丽敞亮的菜园子没了，有的是长满椿树和一种叫“臭老婆子”的荒芜的板地。就是看似没变的竹子也悄悄地开花了。像吃了催长素的椿树一根根立在房前屋后，早已大而无用。

背叛我记忆的还有村庄巨大的无法言说的宁静。

这是元旦前一天的正午，除了虚拟的麦苗拔节的声音，村子里便没有任何的响动。我不知道人都到哪里去了，牲畜都到哪里去了。好多房门并没有上锁。我在这空城计般的宁静里感觉到了那么一点惶恐，一点诗意的惶恐。在这包含了几多落寞的诗意里，我终于觉出了陌生。当村东光光的梨树下一位戴眼镜的少女用陌生的目光看我的时候，我真是惶恐得要逃跑。

阳光白花花的，宁静死一般地从瓦蓝的天空散布下来，聚集

在这岷山深处的小村庄，浸透着村庄的每一物件。竹林寂寞的鸡，老房子上倦慵的猫，菜地里形单影只的狗，仿佛都只是些标本，没有丝毫的“生”音。

在这样的感受中回家看望得了癌的父亲，陌生突然成几何倍数增长。这陌生里有遗憾，有悲哀，也有梦的混沌。在突然广大起来的混沌里，死亡与虚无是唯一能分辨的体验。

透过别人家的屋顶，我看见了我家位居高处的木楼，还有木楼后面大片的竹子。竹子开花了。这又是一个陌生。这个陌生像巫婆的嘴，比满村的宁静更让人感觉不祥。

抬头看见在木楼晒太阳的父亲，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但我又不能说我没有感觉。阳光透过因为开花变得稀疏的竹梢，洒在父亲干盐菜一样的身体上和烂皮鞋一样的脸上。父亲坐在背篋上，半闭着眼，他的样子让我想起那年端阳挂在门枋上的早已干枯的艾草。父亲没有发觉我，像是也没有发觉阳光。

父亲没有了时间。是癌盗走了他的时间，是贪婪致命的元素坏死了他的器官，是烂棉袄一样的死亡覆盖了他的钟点。

我没有叫一声父亲。不是我叫不出来，我是深深地怀疑着我的父亲。

在过去的一年，在我的心里，在我对父亲深深的怀疑与批判中，父亲是这个村庄的疼痛，是这个村庄剧烈的惟一的疼痛，也是我的深刻的疼痛。如果说这个村庄是岷山乃至地球的一块伤疤，那么，我的得了癌的父亲便是这块伤疤的一次致命感染。

白花花的阳光是白花花的青霉素。

白花花的阳光医治不了我的父亲，二月里的樱花也医治不了。父亲明白这个，父亲便不想等了，在樱花开的前几天走了。

如今樱花开了，花瓣像当初的宁静一样飘满了整个村庄。

父亲死了，已经在土里躺到了十五天。然而凭我的直觉，一个春天，一次花开，一个人的死亡，是不能医治一个村庄的疼痛的。

我的父亲死了，但癌还留在这个村庄的泥土里。

选自《中华散文》2002 年第 7 期

萨 日 朗

□ 阿拉丹·淖尔

草原阳光雪水

人类的脉搏是阳光和土地。人类的血液是水和森林。

风吹过草原,摇动草地深处所有站立的芨芨草和滩上爬着的荒草。我放牧羊群的帐篷像一头肥壮的黑牦牛,平静地卧在地上,在风里稳稳地守护着家园。我从城里带回去的黄色铜铃铛就挂在帐篷顶的房杆上,风携带着铃声雨点般击过粗犷的大草原。

阳光把风揉成金黄色,把空气切成碎块,然后雪片似的从天上飘落。祁连山,汉人一样强大的名字,伸开巨臂怀抱着河西八个家大草原。八个家是我出生的地方,在我睁眼看世界的时候看到的都是浩阔的森林,男人样的群山和女人样的羊群,洁白的羊群像母亲的乳峰在柔软的青草地上游动,游过一片又一片肥旺的青草地。

晚霞的光辉像巨大的梦景铺天盖地而来,给无际的草地盖上一层无际的金色帷幔。我的胸怀在大草原的呵护中,天阔、博大,雄浑的祁连山赋予了我大山一般的灵魂,人类有这样一片辽阔的大草原养育出无穷无尽的牛羊,人世间该有如此博大的爱。

初潮不期而至

上帝对人做了两种区别，一种男人，一种女人。

我在这块故土的青草地上踏着祖先的脚步，顶风冒雨。一代一代与羊们为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和家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冬天羊妈妈们能产下更多的羊羔来扩大我们的羊群。七岁这一年，我家的母羊都是先进生产者，好多个晚上我和萨日朗姐姐守在羊圈里，我提着煤油灯，萨日朗手忙脚乱地做母羊的助产医生，她根本顾不上披起从肩膀滑落下来的皮袄，我一只手缩在皮袄里，一只手护着油灯。尽管这样，风还是多次让我们和我们的羊群陷入了黑暗。萨日朗伸着血手一次次点亮油灯，脚下柔软的羊粪在冬天全变成硬邦邦的小石子，我的脚在皮靴里冻僵了。风不时扑进羊圈带着剑样的冰冷刺在脸上，萨日朗长长的睫毛上结着小冰珠，她的眼睛在冬天的夜里明亮地闪烁着，盯着产羔的母羊，脸上布满幸福的红光。就在这天夜里，我被我的初潮吓哭了。这种确定我性别的液体在我的心智混沌未开时不期而至。清晨，血红的阳光金光闪闪地照到草原，照在帐篷顶上时，萨日朗喊我起床。母亲去世以后，萨日朗每天都这样喊我。我睁开眼睛看了看天窗上血红的阳光在亲密地拥抱着帐篷，每当这时我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和激动。我美美地伸个懒腰才从炕上坐起来，转眼就看见我睡觉的那块地方有一摊血染红了父亲用了四十年的青羊皮褥子。我睡在我们的帐篷里，炕是萨日朗和父亲用驴从山下沟里驮来的石板拼成的。萨日朗每天用干羊粪把父亲和我们的炕烧得滚烫，寒风在帐篷外肆虐，帐篷里面温暖如春。我想知道血是从哪里流出的，后来我发现这是我的血。那个早晨，我坐在炕上，围在被子里拼命流泪，我想母亲，想母亲去世的那个寒冷的夜晚她应该告诉我许多生活的秘密，

可她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我害怕极了，我感到六神无主，一种被抛弃的无助感向我袭来。萨日朗煮好了奶茶，酥油和奶子在碗沿上结了厚厚的一层黄油，任她如何催促叫喊我就是不下炕。你到底怎么了脑傲，萨日朗问我。守护了一夜母羊的萨日朗，眼睛有些浮肿，声音里带着风吹过芨芨草的那种苍凉之音。我的大脑里装满了母羊产羔的情景。母羊产羔都是要先流血的，然后羊羔才浴血而出，我现在也流血了，我担心我也会产下一只羊羔来。我藏在被子里瑟瑟发抖。母亲从没有告诉过我有关女孩子的常识。我呆呆地坐在炕上护住我的秘密。萨日朗不耐烦了，她走到炕前来抱我，我死压住褥子任眼泪汹涌奔流。我多么想喊叫一声：萨日朗，我快要生羊羔了。脑傲，羊们该吃草了，你不能再这样闹下去了。说着她连同被子和我们一起抱起来，那摊初潮血在那个冬天的早晨格外鲜红，萨日朗揭穿了我一个早上的恐惧。这个早上，萨日朗拥抱了我，像母亲一样在我脸上重重地亲了一下，她说我的脑傲你长大了。

这个早上，萨日朗给我讲了母羊产羔和女人来月经生孩子的事。从那天早上开始，恐惧和忧虑一直伴随我，我突然有了一种对生活的拒绝情绪。我不再欢迎男人们走过我的帐篷，更不愿意他们走进我家的帐篷里。我知道男人身上有一种武器可以使女人像母羊一样生孩子。

阳光下的向日葵

爱是生命成长的过程。

人的天性是渴望成熟和拥有幸福。自从那天早晨我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怀和爱抚，在我恐惧得六神无主时萨日朗用拥抱和吻解救了我，镇定了我，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觉得只有女性的爱才是真实的，只有女性的爱才可给我带来安全和信赖。